

非常经典

放逐灵魂自由的缰绳，回归灵感交织的原点，承载生命中永存的人性，经典成全了至真的情感交流，而名著则成就了至纯的人文关怀。

远大前程 (中)



〔英国〕查尔斯·狄更斯

CLASSIC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非常经典

远大前程(中)

(英国)查尔斯·狄更斯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经典/张兴主编. —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6

ISBN 7—5373—1405—5

I. 非... II. 张... III. 文学—作品—世界—青少年读物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1920 号

非常经典

远大前程(中)

(英国)查尔斯·狄更斯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32 开

印张:2000 字数:2000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73—1405—5 总定价:5160.00 元(共 2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　　言

铭刻岁月的灿烂，绽放思想的力量。采撷智慧的点滴，汇聚灵感的微妙。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追寻先贤的足迹，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唯美、神奇和信念。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

在这套《非常经典》丛书中，共收录了近50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托马斯·哈代、查尔斯·狄更斯、雨果、儒勒·凡尔纳、巴尔扎克、莫泊桑、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海明威、泰戈尔、卡夫卡等等。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社会风貌、宇宙神秘，一一展现。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事、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对于人本身而言，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历史记载着，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历史继续着。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更重要

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编 者

作者简介



查尔斯·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1812—1870), 英国小说家。他生于朴茨茅斯的波特西地区, 只上过几年学, 全靠刻苦自学和艰辛劳动成为知名作家。

狄更斯一生共创作了 14 部长篇小说, 许多中、短篇小说和杂文、游记、戏剧、小品。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描写劳资矛盾的长篇代表作《艰难时代》(1854) 和描写 1789 年法

国革命的另一篇代表作《双城记》(1859)。其他作品有《奥列佛·特维斯特》(又译《雾都孤儿》1838)、《老古玩店》(1841),《董贝父子》(1848),《大卫·科波菲尔》(1850)和《远大前程》(1861)等等。

狄更斯是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艺术上以妙趣横生的幽默、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以及现实主义描写与浪漫主义气氛的有机结合著称。马克思把他和萨克雷等赞誉为“英国的一批杰出小说家”。

目 录

第二十章	1
第二十一章	17
第二十二章	26
第二十三章	51
第二十四章	66
第二十五章	78
第二十六章	93
第二十七章	107
第二十八章	122
第二十九章	134

第三十章.....	159
第三十一章.....	176
第三十二章.....	187
第三十三章.....	199
第三十四章.....	213
第三十五章.....	224
第三十六章.....	239
第三十七章.....	252
第三十八章.....	265
第三十九章.....	290



第二十章

从我们镇上到伦敦乘马车需要行五个多小时。刚刚过晌午一会儿，我乘坐的四马驿车便进入市区，和四面八方驶来的各种车辆汇流成拥挤混乱的交通，然后停在伦敦齐普塞德伍德街那里的交叉钥匙形旅馆招牌下。

那时，我们不列颠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如果有人怀疑我们的东西不是人间第一，怀疑我们英国人不是人间第一，这个人就是叛国的罪人。若非如此，在我被伦敦的庞大惊傻的同时，我也会对伦敦有些小小的怀疑：难道伦敦也是丑陋的、道路弯曲的、又狭又窄的、肮脏不堪的城市吗？

贾格斯先生已经及时地派人送来印有他地址的名片，地址是在小不列颠街，在名片的后面还写着“出史密斯广场，离驿站不远”。我雇了一辆出租马车，车夫穿着一件油



腻腻的外套，外面披着许多层斗篷，其数量之多和他的一大把年纪差不多了。他把我扶上马车后，就用发出丁当声响的折叠式上下马车用梯把我挡起来，好像马车要驶向五十英里以外的什么地方似的。他费了好一阵工夫才爬上自己的赶车座位。我记得他那车座上装饰的篷布原是豌豆绿色的，历经了风雨吹打，而且被虫咬得破破烂烂。车子的装备也非常古怪：外面有六顶大华盖，后面都是些破烂东西挂着，说不清有多少跟班可以随车攀在上面；下面还有一个耙子，看来是防备那些所谓业余跟班顿生好奇而想试攀一下的。

我似乎还没来得及把马车欣赏完，还没有弄懂这马车怎么会像一个堆草的院子，又像一个废品店，还有为什么马吃草的袋子也放在马车里面等等奇怪的事情，就看到马车夫准备下车了，好像马上车子也要停了。一会儿，马车真的停在了一条幽暗街道上的一家律师事务所门前，事务所的门开着，上面写着“贾格斯先生”几个字。

“要多少钱？”我向马车夫问道。

马车夫答道：“一个先令，除非你想多付一些。”



我自然说我不希望多付。

“那么你得付一先令，”马车夫说道，“我不想惹上麻烦。我知道他这个人！”他狠狠地对着门上贾格斯先生的大名闭上一只眼睛，并且摇摇头。

他接过了一先令的车费，花了些时间才完成了他爬上车座的动作，然后把马车赶走（好像也放了心）。这时我手提着小旅行皮箱走进了这家事务所，问贾格斯先生是否在？

“他不在，”一位办事员答道，“他在法院出庭。我可以问问，你是皮普先生吗？”

我向他表示我正是皮普先生。

“贾格斯先生有话留下来，要你在他房里等他。他说他正在办一件案子，说不准什么时间回来。不过他的时间是很宝贵的，所以肯定只要他一有时间便会抓紧回来的，不至于耽搁。”

这位办事员说毕便打开一扇门，领着我走进后面的一间内室。我看不见室内坐着一位先生，只有一只眼，穿了一件棉织绒的衣服和一条短裤。他正在那里读报纸，给我们进去打断了，于是用袖口擦起鼻子来。



“迈克，你到外面去等。”办事员说道。

我正要说我希望不致打扰这位先生——而办事员却毫无礼貌地把这位先生撵了出去，还拿起他留在房里的皮帽扔给他。这种事我真是头一次遇到，于是，室内就留下了我一个人。

贾格斯先生房里的光线只是从一扇天窗中照射下来的，可以说这是一处非常黑暗的地方。这扇天窗修补得十分奇怪，活像一个破碎的头颅，望出去那些变了形的隔壁房屋仿佛正故意扭在一起俯下身从窗口偷窥我。房中的档案文件不多，和我原来的推测相反，却另有一些十分奇怪的东西，而这些都是我原来没有想到会看到的，如一支生锈的老式手枪、一柄套在剑鞘里的剑、几个看上去奇形怪状的箱子和包裹，一个架子上放着两个面目狰狞的头像，两边面孔都浮肿着，鼻子抽搐着。贾格斯先生本人的那张高靠背椅是用非常黑的马毛呢制成的，四周钉了几排铜钉，和棺材没有两样。于是在我的幻想下好像见到他正倚靠在椅子上，对着客户咬着食指。房间是那么小，客户们似乎都有一个习惯，那就是退到背靠墙的地方，因为房里的墙壁，特别是贾



格斯先生座椅正对面的那一块，都被客户们擦得油光光的了。刚才，那位独眼龙先生也是那样用身子靠在墙上，拖着脚步慢吞吞地走出去的。当然我并没有撵他出去，但却是因为我进来他才被撵出去的。

我坐在一张客户坐的椅子上，它被放在贾格斯先生座椅的正对面，房中的那股死气沉沉、令人窒息的气氛弄得我惊恐万分。我想起他的这位办事员和贾格斯先生有着同样的神气，似乎掌握了每一个人的把柄。我真想知道在楼上究竟还有几个办事员，是不是他们都有掌握自己同胞的手腕，欲害何人岂患无词。我真想知道房间四周放着的那些乱七八糟、奇形怪状的东西究竟有什么来历。我真想知道那两张肿胖面孔的头像是不是贾格斯先生家庭中的成员。难道他就这般不幸，竟然有这么一对丑陋不堪的家庭成员。为什么他把两个头像塞在这么一个灰尘满布、黑斑点点、苍蝇寄生的鬼地方，而不把它们放在家中呢？当然，我没有经历过伦敦夏季的考验，然而我的整个心灵都在这里受到压抑，也许是因为这里的空气太令人困顿，每一件物品上都蒙了一层灰沙。但我就坐在贾格斯先生的这间又窄又小的房



间中等待着，惊诧着，直到再也无法忍受贾格斯先生座椅上方架子上的那两个头像，便站起身走了出去。

我对办事员说趁等的机会不如到外面去转转，他说可以，建议我不妨在路边拐一个弯到史密斯广场走走。于是，我便来到了史密斯广场。这哪里是什么广场，简直是个丢人的地方，到处是肮脏的东西，是油脂，是血污，是泡沫，所有这些杀牲口的遗留物似乎都想粘在我身上。我只有加快步伐，赶忙拐进一条街，才算避开了麻烦。在这条街上，我看到圣保罗大教堂的黑色大圆顶从一幢阴森可怖的石头建筑物后面凸出来，正对着我，一位旁观的人说那就是新门监狱。我顺着监狱的围墙走下去，看到路面上铺着稻草，大概是为了防止过往车辆发出喧嚣之声吧。看到这些情况，又见许多人站在那里，身上散发出强烈的烈酒和啤酒气味，我便断定这里面正在开庭。

我正在这里东张西望的时候，一个肮脏邋遢、酒气熏天的法警走过来问我，是不是想进去听一两场官司。他告诉我只要给他半个克朗他就可以把我领到前排座位，全面欣赏头戴假发、身着法袍的高等法院院长形象。他这么一说



我倒以为这位神圣不可侵犯的大人物不过是一座蜡像而已。他看我不决不断便立刻降价到十八个便士，于是我赶忙向他说明我身负约会，只有谢谢他的美意。尽管如此，他还是殷勤如故，把我领进院子，指给我看设置绞刑架的地方、公开鞭笞犯人的地方，然后又把死囚监狱的门指给我看，凡是上绞架的犯人都要经过这里。他为了提高我对这个阴森可怖之门的兴趣，又告诉我后天早晨八时就会有四个死囚犯从那个门走出来，排成一队上绞刑台。这真令人毛骨悚然，使我对伦敦感到厌恶。尤其使我感到厌恶的是这位利用观赏高等法院院长的幌子来赚钱的法警，从他头上戴的帽子到脚上蹬的靴子，包括口袋中的手帕，也就是说上上下下的全部衣物都散发着霉味儿。这套衣服分明原来不是他的，一定是从刽子手那里用便宜的价钱买来的。我想我还是打发他走为好，于是递给了他一个先令。

我回到律师事务所，询问贾格斯先生是否回来，结果还是没有回来，于是我又走出去。这一次我走到小不列颠街，然后又转到巴索罗米围场。这时我才意识到，有不少人都像我一样在等待着贾格斯先生。我看到有两个外表十分诡



秘的人在巴索罗米围场里荡来荡去，一面谈话，一面满腹思虑地把脚踏在石板缝中走着。他们经过我身边时，其中一人对另一个说：“只要贾格斯来办，就一定能成。”另外还有三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站在拐角处，其中一个女人用肮脏的围巾捂住脸在哭，另一个女人在安慰着她，同时还在把自己的围巾在肩头弄弄好，说：“阿梅丽亚，贾格斯会替他说话的，你还要怎么样呢？”我正在这里走着时，一位小个头的红眼睛犹太人也走进了围场。他把旁边同行的另外一个小个头犹太人打发去干一件什么事。等那人一走，只见这个红眼睛的犹太人焦躁起来，急得在路灯杆下面打圈圈，跳来跳去，嘴里还念着：“噢，贾格斯，贾格斯，贾格斯！克格斯，买格斯，什么格斯都不要，我只要贾格斯！”我这位监护人真是人心所向，众人欢迎。这给了我极深的印象，于是对他格外敬佩、更加叹服。

接着，我从巴索罗米围场的铁门向小不列颠街张望，突然瞅见贾格斯先生正穿过马路朝着我走来。所有在那儿等候的人也在这时候看到了他，便一齐向他冲过去。贾格斯先生走过来，一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和我并肩向前走。他没